

61274

华东戏剧丛刊



昆 剧

琼花

周 兼 白 編 剧

华东戏剧丛刊

昆 剧

琼花

周 彖 白 編 剧

(根据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 1965 •

內 容 提 要

昆剧《琼花》是根据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編的。琼花，是海南島椰林寨恶霸地主雷霸天家的一个女奴。她参加革命队伍以后，经历了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在党的领导和耐心教导下，认识了革命的道理，迅速地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剧本即以琼花的成长过程为主线展开了情节的描写，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島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的生活图景。

統一书号 10077·1093

定价(八)0.24元

琼 花 [昆 剧]

周 兼 白 編 劇

上 海 文 化 出 版 社

上 海 永 嘉 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78 号

1965 年 1 月 第 1 版

1965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 1/2 插頁 1

字数 45,000

上 海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上 海 发 行 所 发 行



琼 花

上海青年京昆剧团演出 陈璧 摄



入 党

成立娘子軍連



人 物

吳琼花	洪常青	紅 蓮
小 庞	李 环	丹 竹
大 櫻	王 强	赵 刚

农会会长 众男女游击队员

众男女赤卫队员 众男女农民

“老农民”(宣传队员扮)

“地主”(宣传队员扮)

南霸天	大管家	老 四
黄鎮山	大金牙	胡营长
张得标	众家奴	众了头
众团丁	众匪兵	

第一场 脱 险

〔一九三〇年初，祖国极南方的海南岛上，一个名叫椰林寨的寨子里，多少苦难的贫家女儿，在过着奴隶般的非人生活。她们遭受的是超经济的剥削，不仅长年累月地做牛做马，而且随时随地可以被地主污辱、摧残和出卖，或者当作一件不足轻重的东西随便送人。

〔寨里设有刑房、水牢，打人、杀人是家常便饭；死掉一个奴婢，不会比死掉一只狗更引起财主们的重视。

〔幕启：首先出现在观众眼前的，就是一个头发散乱、衣衫破烂的丫头被吊打的惨酷景象。

〔幕后齐唱：

三十年代海南岛，
天昏地暗虎狼豪。
青山碧海枉自好，

女奴岁月实难熬。

百般折磨受不尽，

砸断枷鎖破籠牢！

〔这个丫頭——吳琮花，为了反抗地主的压迫，为了报复两代的血仇，千方百计地偷逃出去，已非一次；逃了又被抓回，也非一次了。可是她坚强的反抗意志，絲毫沒有由此而减弱。在她心底猛烈燃烧着的怒火，迫使她抓一次，逃一次，越加仇視敌人，越加不肯屈服。这次，她又伺机逃跑了。

〔暗轉，換景——黃昏以后，山坡上一帶椰林，在朦朧夜色之中，迎風沙沙作響。椰林寨寨門已緊緊閉上，守門的團丁不知躲到哪儿偷懶去了。远远傳來犬吠聲。吳琮花咬着牙，帶着傷，偷偷逃出了寨子——

吳琮花（唱）逃！

逃出水牢，

越過城堡，

拚命奔跑到荒郊，

哪顧得路低路高？

南霸天，我与你誓不兩立！

仇未報，恨難消，

總有一朝，

我把你千刀萬剮，萬剮千刀！

〔吳琼花連奔帶跑，還沒有离寨多远，突然听到人声，她急忙躲避，已經来不及，正好与走来的两个陌生人打了个照面。吳琼花不顧一切，向前冲去，从山坡下逃走了。

〔伪装“华侨巨商”的洪常青与挑着担子的“仆人”小庞走到这儿，让过吳琼花。

小 庞 一个阿妹，象是从寨里逃出来的！

洪常青 （点头）嗯！

〔寨里传来人声：“快追！快追！”

〔寨门大开。一对大灯籠，上写有“南府”字样。大金牙带着几个恶奴冲出。

大金牙 臭丫頭跑不了。追！（与恶奴們冲下）

小 庞 是南霸天家的！

洪常青 是呀！

小 庞 （放下担子，捋起袖子）我瞧瞧去！

洪常青 （阻止）慢！小庞！

（唱）暫且按下怒火苗，

莫忘捐款一担挑。

趁着这朦朧夜色！

隱約約，烟霧罩，

巧改扮，步悄悄，

急急闖过虎狼巢。

小 庞 （勉强抑制）要是在战场上，非狠狠揍他們不可！

洪常青 小庞。

(唱)沉住气,莫焦躁,

他們的日子长不了!

走!

〔洪常青等正要繼續前进。〕

〔寨门开处,老四带着两团丁走来。〕

老 四 (喝住)站住! 哪儿来的?

小 庞 (停)广州。

老 四 干什么的?

洪常青 (上前)归国的华侨。

老 四 华侨?(盯住行李)检查!

小 庞 你們要干什么?

洪常青 (向小庞示意,坦然)讓他們检查。

〔小庞放下担子。老四打开箱子,翻出一些来往书信和礼簿,因不識字,倒来倒去看了看,发现一包包銀洋。〕

老 四 (馋涎欲滴)財神爷! (向两团丁)帶走!

洪常青 (声色俱厉)你們这些民团,簡直是土匪,强盜!

老 四 (想动手)你……

小 庞 (拦)干嗎!

洪常青 我倒要见见你們总指揮!

老 四 要见我們总爷? 那就委屈你一下,請吧!

〔小庞暗扯洪常青衣,洪常青暗示无妨。〕

〔老四、两团丁帶洪常青、小庞走进寨去。〕

〔暗轉。〕

〔柳林寨恶霸地主南霸天家的一个偏厅里，虽然红烛高烧，可是气氛阴沉、肃杀。为了吴琼花又逃跑了，这个自封的民团总指挥正在大发雷霆。大管家和丫头大樱侍立在侧。〕

南霸天 簡直是无法无天了！連一个臭丫头都管不住，还成什么体統！老四他們干什么去了？

大管家 琼花这个丫头也太倔強了。

大 樱 老爷。（送茶）

南霸天 大樱，你和琼花常在一起，这次她逃跑你一定知道，为什么不上报？

大 樱 老爷，琼花身押水牢，不能见面，我实在不知道。

南霸天 你还嘴硬！小心些！

〔老四帶着礼簿、信件进来。〕

老 四 总爷。

南霸天 琼花抓回来沒有？

老 四 还没有，大金牙帶人追去了。

南霸天 飯桶！

老 四 总爷，我抓到两个可疑分子，自称归国的华侨。

南霸天 給大管家看看去。

〔老四将礼簿等給大管家看。〕

大管家 （念）“重建洪氏宗祠”。

〔大管家检查信件，发现一封书信。〕

大管家 （念）“陈济棠緘”！（怔，急忙将信送呈南霸天）

总爷!

南霸天 (看信封)啊!这不是一位手眼通天的贵人吗?
你们看,从广东省陈主席、张保安司令,以及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更不用说广州的豪门了。你们简直是瞎了眼!

大管家 老四!你们怎么搞的?

老四 我们把他当作财神爷给抓来了。

南霸天 (有了主意)我自有道理。老四,把洪先生请到这儿来!

老四 是。总爷,还有大宗的银洋呐!

南霸天 (斥骂)少废话!快把它收拾好!大纛,更衣!

〔老四讨了没趣,退下。〕

大管家 总爷,您要……?

南霸天 这是个好机会呐!(进去更衣)

〔幕内老四声:“洪先生请。”〕

〔老四引洪常青、小庞来到偏厅上。南霸天更好衣进来。〕

南霸天 (抱拳上前)洪先生!

洪常青 (爱理不理地)是南总指挥吗?

南霸天 不敢,不敢。

洪常青 想不到我们在这儿幸会!(冷笑)嘿嘿嘿!

南霸天 (尴尬)幸会,吶,真是幸会!(假笑)哈哈!手下人无知,得罪了洪先生,请洪先生莫怪。

洪常青 事情已经过去,也就算啦!

〔老四递还礼簿、信件。小庞接过。〕

南霸天 請坐請坐！

〔同坐。〕

南霸天 請問洪先生侨居海外……？

洪常青 南洋。

南霸天 广东省陈主席是……？

洪常青 哦，济棠兄是家父的学生。

南霸天 （肃然起敬）原来令尊大人是省座的恩师。

大管家 （故意試探）洪先生打南洋回到海南，有船直达，
如今繞道广州，不就远了嗎？

洪常青 此位？

南霸天 这是我的大管家。

洪常青 哦。大管家！

（唱）若非济棠兄再三相邀，

要我繞道广州叙旧交，

又何必舍近就远，跋涉徒劳！

南霸天 原来是这样。

大管家 （再进一步）洪先生，这次回来修建宗祠，是件大事，何不携眷归国，观光观光？

洪常青 （笑）路上不大方便吧？刚才还演了一出好戏呢！幸遇好客的南总指揮，要不然，我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啦！

南霸天 言重言重。洪先生，您侨居海外，对家乡情况，未免隔閡。这两年，海南島上的共产党游击队，

兴风作浪，須要多加小心。

洪常青 有南总指揮在地方上維持治安，难道还怕游击队？

南霸天 多承夸奖。不过民团武装，缺少枪弹，将来洪先生有便的話，能在省座面前，多进美言，家乡父老就感激不尽了。洪先生！

(唱)民团要办好，
武器最重要，
望仁兄，莫辞劳，
代筹枪枝和弹药，
早把紅軍消灭掉。

洪常青 (接唱)承委托，当效劳，
且待宗祠修建好，
再度登门細商討。

南霸天 那太好啦，太好啦！哈哈！

[內声：“走，走，走！”大金牙等押回吳琼花。老四上。

老 四 总爷，琼花抓回来了。

南霸天 死了头，你还敢跑！

吳琼花 看不住，我就跑！

南霸天 (怒)造反了！簡直是造反了！押下去！

大管家 (低語)总爷，这丫头逃了几次，我看不如……

南霸天 好，給我卖了！

老 四 是！(把琼花强拖下去)

南霸天 洪先生，没有什么，这丫头触犯了一些家规。

洪常青 丫头嘛，难免惹人生气，我家的丫头，也是这个样子。这次回来，家母还再三叮嘱，要我给她带回一个会说家乡话的丫头呢。不知哪里有卖的？

南霸天 洪兄要买了头，何必舍近就远？我家里丫头有的是，随便挑一个就得了。

洪常青 难得南总指挥如此慷慨，洪某还挑选什么？能把刚才那个丫头割爱，也就可以了。

南霸天 哦。那个丫头倒也长得不坏，就是性子太倔强。

洪常青 那倒没有什么。身价银子，自当照付。

南霸天 洪兄这就见外了。将来借重之处甚多，这小小丫头算得什么，洪兄带走就是。

洪常青 多承美意，容图后报。

南霸天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大管家，给琼花收拾一下。

大管家 （拉过南霸天）总爷，他的底细未明。

南霸天 （自信）我南某何曾看错过人？他既有求于我，正好引他上钩。

大管家 您想利用他跟广州的关系？

南霸天 （奸笑）嗯！日后你自然明白。（提高嗓门）大樱，吩咐客厅摆宴！

大 樱 是，摆宴。

洪常青 怎么能叨扰呢？

南霸天 水酒一杯，略尽地主之誼。明天一早，再給洪兄送行。請！

〔宾主一同走出偏厅。中幕閉。〕

〔中幕外。洪常青等在南家宿了一宵，次晨告辞动身。南霸天为了高攀这位“貴人”，亲自給他送行。吴琼花反縛双手（为了防她反抗）走在中間，小庞挑担随后。〕

洪常青 南兄，不必送了，就此留步吧！

南霸天 好！敬候洪兄事毕归来，共商合作大事。

洪常青 好！一言为定。

南霸天 大金牙，护送洪先生穿寨而过！

大金牙 是！閑人走开！走开！

〔大金牙引着洪常青等走了。南霸天满怀高兴地回家。只有奸諛的大管家还在目送这位特殊客人，心上疑云难释。〕

第二场 指 路

〔分界岭是椰林寨与紅区的中間地带，山巒重叠，椰林丛生，紅棉树正盛放着火一般的花朵，那些不知名的山禽好似有意地用歌声来欢迎洪常青等一“主”二“仆”。〕

洪常青（唱）过了紅水河，

来到分界岭，

椰林寨远紅区近，

快把琼花松绑绳。

〔洪常青坐下，小庞放下担子。吴琼花趁机向前奔下。〕

小 庞 喂，跑了！（边喊边追）啊呀，摔倒了。

洪常青 把她扶起来！

〔小庞扶起吴琼花同上。琼花因双手背缚，行动不便，无法脱逃，心里又急又恨，不愿小庞扶持，反而挣扎。〕

小 庞 还跑什么？……摔坏了没有？（向洪常青）这是怎么回事？